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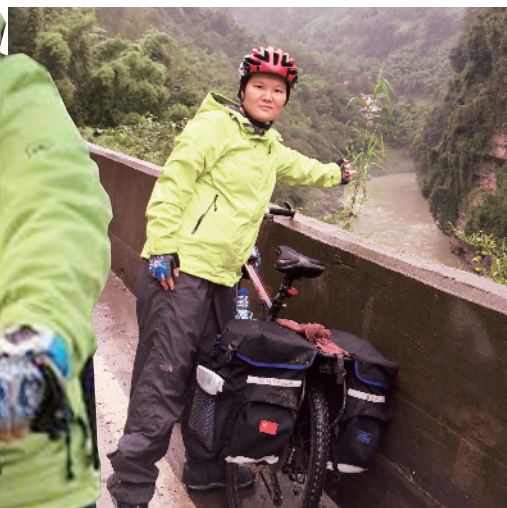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 女民警龚瑶

单车骑行二走川藏线

□本报记者 李一然

第一次从成都骑行去西藏,在翻越二郎山,跨过大渡河后,高原反应、发烧、咳嗽、扁桃体发炎,病倒在海拔2395米的康定县城,止步于折多山下;第二次从成都骑行去西藏,顽强翻越了海拔4200米的折多山,到达了新都桥,但随之而来的高原反应加之感冒发烧,让龚瑶晕倒在了那段荒凉的骑行路上,陪伴她的,只有那辆压在身上的自行车……



两次骑行去西藏的愿望没有实现,但她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。“我第二次比第一次多骑行了87公里,而且到达的海拔高度也提高了1805米,这就是进步。若条件允许,我还要三走川藏线。”20多岁的宁波姑娘龚瑶说。

龚瑶是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的民警。她第一次去西藏,是2014年9月1日。在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后,龚瑶将年休假、探亲假合在一起,请了20天假。她先坐火车到成都,取出自己从北京邮寄的山地自行车,组装好后便沿川藏线,向拉萨出发了。

当天早上8点从成都出发,就下起了小雨,龚瑶当时有点感冒,一路骑行感觉特别累。晚上11点,终于到了雅安。在小吃店吃了点东西后,龚瑶一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道上,寻找着预定的旅舍。不料在山路上,一只狗追着孤身一人的龚瑶狂叫,她被吓哭了。在这天的日记中龚瑶写到:“好悲催的一天,太难受了,真应了那句话,万事开头难。”殊不知,更艰难的境况还在后面。

9月5日晚,经过几天的艰难骑行,龚瑶到达康定。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,龚瑶咳嗽不止,浑身难受,加之高原反应引发的胸闷、头晕,使她不得不去医院。休息四五天后,龚瑶想马上出发赶路,否则就不能按时上班了。但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,只得在康定县城,望了望远方的折多山……龚瑶第一次川藏骑行,就这样提前结束了。

龚瑶第二次走川藏线,从2015年9月5日开始。第1天她从成都到雅安骑行12小时,走了155公里,途中车胎被扎两次。第2天下雨,从雅安到新沟,全程85公里,龚瑶骑了12小时。其中有40公里的烂泥塘般的上坡路,身边不时有大货车经过,身上、车上沾满泥,变速器坏了,还走了近2小时夜路。第6天,龚瑶开始翻越海拔4200米的折多山,其中22公里连续上坡。在海拔3200米的地方,她摔倒过一次;当海拔到达4000米后,龚瑶又开始高原反应,头昏昏沉沉,最后3公里上坡路,她竟推着车走了4个小时,不过她终于翻越了上次没能翻越的折多山。到新都桥时已是晚上八点,遗憾的是,此刻的龚瑶,又开始感冒、发烧,发生高原反应。

在医院,医生让龚瑶住院三天。可龚瑶第二天就向海拔4412米的高尔寺山出发。顽强骑行10公里后,龚瑶便晕倒在了路边。醒来,望着远处的雪山,龚瑶想哭。坐在地上,龚瑶含着眼泪,给远在宁波的妈妈打了电话。再往前向,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于是,龚瑶只得返回新都桥,结束了第二次川藏行。

“虽然两次骑行去西藏的目标都没有达到,但这种自我突破的经历,带给我的是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。”龚瑶说。